



高山下的风电场

◎陈顺源

我是一只童话里的青蛙

◎侯求学

作为一只青蛙
那动人的童话曾是我温馨的家
自主觅食开启了真正的人生
何曾想岁月的荒芜与砾砂
将我欢快蹦跹的双腿
磨砺得老迈沉重
我可是一只不幸的青蛙

作为一只青蛙

曾经天真地以为生活就是一部童话
当生活的风雨
肆无忌惮地砸下
我还在拼命地寻找妈妈
当我藏身冬眠的泥塘
睡梦中我回到了久别的家

作为一只青蛙

我庆幸躲过了无数的诱捕和追杀
如今虽是老迈沉重
仍然陶醉于那美丽的童话
当天上的星星潜入童年的河畔
我愿伴奏萤火虫的飞舞
在我的池塘开一夜璀璨的花

充满生机的田野

◎澜波

在迷蒙的灰色的清晨
一切如常
似乎按部就班展开

临窗的微风
掀起朦胧潮气
撒向安静悠闲的田野

浸润的每一寸土地
将追溯回
最向往的春色撩人

斑鸠啼暖落花风

◎江初昕

春茶采摘的时节,茶园周边的树林里不时传来“布谷布谷”的鸟鸣声,听起来特别清晰,有时感觉在远处,听起来稍含混浊。虽看不见鸟儿身影,但耳际飘荡着的这鸣唱声,却似一串串音符,让人听得见绿色,听得见飞翔,让人感觉到了跳动在这细雨里的乡土气息。

暮春时节,繁花似锦后,桃花谢了,梨花也凋零了,微风拂过,落英缤纷,也算是一道风景。而雨中的凋谢,却多了一种凄美的感受。繁花落尽,山林翠绿,田野碧涛,一个枝繁叶茂葳蕤的春景就呈现于眼前。

“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桃花艳丽,却轻薄无情,意思是说桃花的花期不长。桃花远离了春天的微笑,消失的花瓣就这么快转身离去。经过几天的争奇斗妍,粉红色的桃花们已经疲惫不堪了,迎来了生命的告别之声。一抹绿油油的草坪上,尽是残碎花瓣。自然的空间,水流无声,花飞无语。我站在桃树下,独自仰望花谢花飞。树枝上零星地挂着几朵在微风中还挣扎着不愿落下的、摇曳的桃花,似乎在告诉我:我也曾绽放过,也曾花香四溢,也曾醉了游人、醉了蜂蝶。

轻盈飞舞的时节,而梨花的飘零却有另一番景象。雨疏风骤,梨

花落了一地,洁白零乱,散落在青草茵茵处。小心地弯腰拾起散落的几点洁白,捧在掌心。花瓣儿晶莹透亮,沾满水珠,霎时打湿我心灵深处芜杂而了无头绪的乡愁。梨花带雨,雨滴梨花,风过处,梨花瓣儿伴着雨儿如雪花飘落,轻轻地铺一地洁白,如梦如醉,洁白而无声的叹息勾起看花人无尽的想念。想念屋前的梨花,自是想念故乡的春景的。春雨洗过、轻风拂过的梨花,无法遏止追求新鲜刺激的欲望。一粒嫩芽初显,带着一种慈祥的气息、冷静的气度,自然坦荡,落落大方,牵着新鲜的一片绿叶“弥补”内心的慰藉,衡量生命中的分量。也似长出了翅膀的鸟儿忘了俗尘的云烟,只凭心去拥进自然的怀抱,飞出天地之敞阔。浸润于空气清新山林中聆听梨花心语,已不在意梨花的形式和外表。温暖的阳光进驻心田,享受生活至纯至美,平静如水的心情,是如此的惬意。看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要是漫步山野,偶尔看见绿树丛中有杜鹃花,一季灿烂,一场生命的奢华便在山林里执着而钟情地绽放。家乡人都称杜鹃花为“映山红”,由此可以想象杜鹃花盛开时的气势磅礴,意气风发,壮丽恢宏。十里花海,似蓬勃的火焰映红

整片山林。此情此景,也就有了“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的感慨。

暮春时节,浓淡相宜,热烈中带着幽静,雅韵中掺杂着狂野,清新中又尽是馥郁浓稠。乡村四野,满眼青翠,那一坡坡、一山山、一畦畦的翠绿,如一种热切的情绪。田间地头、小菜园里到处都有正在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戴上斗笠,穿着蓝灰色的粗布衣服,腰间或别着镰刀,肩上或荷把锄头,参差错落点缀在翠绿色的田地间。远处的山峰,清晰在目,偶然飘来一朵白云,像给山峰戴了顶白帽。近处是茶园,到处是葱绿,间或飞来几只白鹭,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弧线,停歇在田埂上,把那片绿色点缀得更加迷人。

鸪鸪声里又春深,鸪鸪也称之为斑鸠,在清明前后鸣叫。山谷中传来清脆而富有节奏的“布谷”声,一声声,轻掠过耳际,又在山的那头绚烂了一片云彩,热闹了满山翠绿。这个时节,绿色是主色调。只要一抬头满眼都是绿色的,就像画家笔下的画笔,随兴挥毫泼墨,山川田野披上的绿装。墨绿、深绿、嫩绿、浅绿,山川河流都染上绿色。山环水绕,山川秀美,水儿灵动。听不完溪水叮咚声,看不尽眉黛延绵。

虚实之间

◎晓雪

灯下漫笔

这是一篇奇妙的小说,虚实之间。小说的题目叫做:《只有两天的爱情》,是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小短篇。

一个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元帅,为皇帝作战,为荣誉出征。他少年白发,他的脸上有深深的伤疤……且不管他元帅制服的褶皱里有没有散发出尸体的恶臭,总之他已被教会忘却自己,保持沉默。他是帝国的军人。这是事实,这亦是写实。

但逐渐地,书写开始脱离现实。一个被白雪覆盖的深冬夜晚,元帅带领他的军队在一座小城里驻扎,具体再出发时间等待命令,他终于拥有了一个可以独自待着的时间。他盯着壁炉里燃烧的火焰,窗外积雪压断树枝的声音让夜晚更加静谧。

叙述就自然而然变得虚无起来。元帅看到一个陌生人走进来,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了这个不速之客,但陌生人显然非常友好而温和。他自称是一名音乐家,并为元帅弹奏了一首钢琴曲,然后就匆忙想要离去,他说他要去为一个美丽女子的生日宴会弹奏一曲,以助雅兴。元帅央求也带他去,他至少在这个夜晚没有军令。

事情至此越来越飘渺。像一个微醺的人,又像一个做梦的人。理性会让人失去很多形而下的快乐,而一旦理智离开,物质的肉体就开始变得无比轻盈而灵动。元帅在万物封冻的冬夜里居然看到了奔腾的小溪和小溪里跃起的鳟鱼。他从未有过地陶醉在其中。

然而,最飘渺的事情尚未来到。当他进入一所有着高高屋顶的房子时,一个有着光彩夺目美貌的女子站起来,快速走向他并用她那双温柔的手小心翼翼地抚摩他脸上的伤口,她向她的朋友们介绍他,仿佛在介绍自己的未婚夫……他在那个屋子里住了两天……两天后他被士兵们带走了,美丽女子一遍又一遍抚摸着这间屋子的墙纸、桌子和门框,因为这是他们这两天爱情的见证。她是那样绝望。

而更为地老天荒的是这两天的爱情成了那个屋子里有幸见证者们永远的记忆,也成为水井边妇女们必会津津乐道的话题。音乐家掏出洁白的手帕抹着眼泪悲伤地回忆:生活居然可以像音乐一样充满诗情画意。

散文家刘亮程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一句中国北方的方言:喧荒。所谓喧荒是指发生在墙根院落、市井坊间的寒暄聊天,他家长你家短。它往往以一件小事为发轫,说着说着就开始延伸扩大、脱离就事论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人间往天上走,现实往虚空里走……直走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这就到了话语也即语言的尽头,但这个尽头又仿佛是另一种话语的开始。

“喧荒”精准概括了说话聊天的过程,其实这何尝不就是写小说、讲故事的过程?《只有两天的爱情》是对这段话最好的实践证明,而这段话亦是对此篇小说最好的注脚评论。

高明的作家从地上开始往天上走、从写实出发往虚空里走,走到最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虚实之间令人无限感慨也无限失落,这到底是元帅的一场梦,还是一场真实发生的悲情故事?音乐家是梦想的媒介,还是一个事件的亲历者抑或叙述者?但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为之唏嘘不已、一咏三叹,感怀至深。